

La mare au diable

[法] 乔治·桑

魔沼

La mare au diable

北京燕山出版社

La mare au diable

[法] 乔治·桑

魔沼

郑克鲁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沼／(法)乔治·桑著；郑克鲁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2

ISBN 7-5402-1236-5

I . 魔… II . ①乔… ②郑… III . 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4325 号

责任编辑：陈 果

魔沼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本 11.5 印张 304 千字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4 次印刷

定价：13.00 元

译 序

乔治·桑(1804—1876)是法国著名女小说家,一生著作卷帙浩繁。她的父亲是拿破仑时期的军官,她四岁丧父后,由祖母抚养,在农村长大。十三岁进修道院,十八岁嫁给杜德望男爵。但男爵生活浪荡,而乔治·桑却又具有独立不羁的性格,因此,1831年她带着一子一女,毅然来到巴黎独自谋生,随即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安蒂亚娜》是她第一部单独署名的小说,揭开了她的“妇女问题”小说的创作序幕,一举成名。“妇女问题”小说描写妇女争取爱情婚姻自由,求得自身解放的主题。乔治·桑从自己的身世出发,谋求妇女解放的出路。她才思敏捷,一连写了四五部之多。

《莫普拉》(1838)是“妇女问题”小说的最后一部,已经露出“社会问题小说”的端倪。这部小说既有妇女问题小说的内容,又大大突破了这种框架。一是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爱德梅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由她来挑选自己的终身伴侣,妇女的婚姻问题似乎不复存在。二是这部小说展开了相当广阔的社会背景描写,抨击了凶残、顽固的贵族代表特里斯唐一家,还描绘了18世纪末的重大事件,如贝尔纳就参加了美国的独立战争。三是刻画了一个农民哲学家帕希昂斯,他信仰卢梭和拉莫奈的思想,主张人人平等,这是农村中纯朴、睿智、正直的农民代表,体现了乔治·桑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四是加强了对封建制度的讽刺和抨击,小说尖锐地揭露了18世纪末法国的司法制度如何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以及教士穷奢极欲、宗教团体与歹徒沆瀣一气等现象。五是描写受到不良习俗熏陶的贵族青年,如何在获得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改掉了丑恶、卑劣的行为和思想,成为新人,发展了卢梭的教育思想。爱德梅在小说中是美和善的象征,她具有强烈的共和主义信念,并以

这种信念感染了帕希昂斯。她支持贝尔纳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抗击入侵者,她深知贝尔纳的叔叔们都是怙恶不悛的恶棍,而他本性却是善良的,能够改恶从善。贝尔纳的一生表明,教育能改变人的习性,进而使某些落伍的人跟上文明发展的过程:他一旦受到爱情的驱使,这一改变就更易实现。

从这五个方面来看,《莫普拉》确实是乔治·桑内容最丰富的小说之一。因此,自它问世以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重视和赞赏。

《莫普拉》被称为一部“斗篷加长剑”式的小说,这类小说注重情节的复杂曲折,波澜起伏。小说开卷,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迷了路的美丽姑娘来到魔窟,外面是骑警队在猛攻,这个少女则在宫堡里为保持自己的清白展开一场斗智。随后她和贝尔纳从地道逃出。城堡当夜被攻破后,两个莫普拉与他们不期而遇。戏剧性场面一环套一环。审判贝尔纳一场达到小说发展高潮,写得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经过他的战友的斡旋奔走,爱德梅复原后的出庭作证,帕希昂斯的揭发,案情才水落石出。整部小说写得一气呵成,情节由年届八旬的贝尔纳口述出来,却没有生硬和脱节之感。这一切显示了乔治·桑娴熟的写作技巧。

这里还要提到小说中优美的风景描写。无论是雷雨之夜贝尔纳居住的那个城堡的阴森、地道和机关的巧妙、宫堡废墟的荒凉恐怖,还是骑士于贝尔的宫堡中夜晚月下一对情人的交锋,面对初秋多雾之夜的田野人物内心的感受,都写得富于抒情和浪漫的色彩,这是对法国中部地区农村风景的一曲颂歌。

这种艺术特色在乔治·桑的“田园小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1846年,乔治·桑发表了《魔沼》,这是她的田园小说的代表作。乔治·桑在小说序言中宣称,她要描写朴素中的美,这篇小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充满诗意的爱情故事。小说情节十分简单,基本上只描写了一天一夜所发生的事,但乔治·桑却从这简单的情节中

挖掘出男女主人公高尚、正直、善良的心灵。男女主人公一贫一富,然而在爱情的感召下,经济和年龄上的差别全部消失了。虽然他们并不美丽,却疾恶如仇,乐观勤劳,身体健硕,另有一种健康美。在魔沼中的一夜使他们的感情沟通了,达到了内心的融合。小说中农村的宁谧、神秘而独特的景色,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历增添了浓郁的浪漫色彩。乔治·桑无疑地将男女青年农民和农村景色理想化了,因为她认为艺术是追求“理想真实”,《魔沼》就体现了这种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这个理想世界和理想人物,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尽管缺乏深刻性,可是却具有正面理想的价值。这篇小说的次要人物也写得十分成功:讲求实际的莫里斯老爹、喜爱虚荣的风骚寡妇、庸俗世故的莱奥纳老爹,寥寥数笔,都描绘得神情毕肖。而热尔曼的儿子小皮埃尔的活泼顽皮,也避免了男女主人公恋爱场面的单调,增加了生活情趣。末尾的风俗描写乍看嫌长,实际上富有地方色彩,散发出粗犷隽永的农村风味,而且具有丰富的历史资料价值,是一幅出色的农村风俗画。上述各方面的成功,使这篇小说成为世界上独具风格的中篇杰作。

目 录

译 序.....	1
----------	---

魔 沼

一 作者致读者.....	3
二 耕种.....	6
三 莫里斯老爹	12
四 聪明能干的农夫热尔曼	15
五 吉叶特大娘	19
六 小皮埃尔	22
七 在荒野上	27
八 大橡树下	31
九 晚祷	35
十 冒着寒冷	38
十一 露宿	44
十二 乡下美人	48
十三 农场主	51
十四 老太婆	56
十五 返回农场	60
十六 莫里斯大娘	63
十七 小玛丽	66

附 录

一 乡间婚礼	71
二 送彩礼	76

三 婚礼	83
四 卷心菜	88

莫普拉

原 序	97
一	102
二	107
三	112
四	118
五	124
六	128
七	148
八	153
九	162
十	173
十一	193
十二	216
十三	223
十四	232
十五	242
十六	250
十七	259
十八	271
十九	280
二十	286
二十一	292
二十二	300

二十三		306
二十四		312
二十五		317
二十六		325
二十七		331
二十八		341
二十九		350
三十		355

魔 沼

郑克鲁 译

一 作者致读者

你干得汗流满面，
才能维持可怜生计，
长年劳动，精疲力竭，
如今死神召唤着你。

这用古法文写成的四行诗，题在霍尔拜因^①的一幅版画下面，朴实中蕴含着深沉的忧愁。这幅版画描绘一个农夫扶着犁把犁田。广袤的原野伸展到远方，在那边可以看到一些可怜的木板屋，太阳沉落到山丘后面。这是一天艰辛劳动的结尾。农夫虽然年老，却很粗壮，衣衫褴褛。他往前赶的四匹套在一起的马儿瘦骨嶙峋，有气没力；犁刀铲进高低不平的坚硬的泥土里。在这幅“流汗与出力”的场景中，只有一个人是轻松愉快，步履轻捷的，这就是一个幻想的人物，一具手执鞭子的骷髅，他在惊骇的马儿旁边，沿着犁沟奔跑，鞭打着马儿，给老农夫作犁地的下手。这是死神，霍尔拜因带有寓意地把这个幽灵画入了一系列哲理和宗教题材的画里，这些画既阴郁，又滑稽，题名为《死神的幻影》。

在这个画集里，或者不如说在这内容广阔的构图中，死神在每一页都起到作用，它是联结因素和主导思想；霍尔拜因再现了君主、大祭司、情人、赌徒、醉汉、修女、妓女、强盗、穷人、战士、僧侣、犹太人、旅游人，他那时代和我们时代的一切人，死神这个幽灵到处在嘲弄、在威胁，并且总是胜利。死神只在了一幅画上没有出现。这幅画里，可怜的拉撒路^②躺在财主门口的

① 霍尔拜因（1497—1543），德国画家，善画肖像，代表作有《基督之死》、《写作中的埃拉斯姆斯》等。

② 拉撒路是一个生疮的乞丐，他病卧在财主门口，死后由天使领入天堂，事见《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粪堆上，声称他不怕死神，不消说，因为他一无所失，而且他活着实际已提前死去。

这种文艺复兴时代基督教中半属异教的熬苦思想，真能使人得到安慰吗？信徒们能从这种思想中得到好处吗？野心家、骗子、暴君、酒色之徒，这些糟踏生命、被死神揪住头发的傲慢的罪人，无疑要受到惩罚；但是瞎子、乞丐、疯子、贫苦的农民，难道只因为想到死对他们不是苦难，就如释重负，摆脱了他们长期的困苦吗？不！一种难以排除的忧愁，一种可怕的宿命思想，压抑在艺术家的作品之上。这好像对人类的命运发泄辛辣的诅咒。

霍尔拜因所看到的是辛酸的讽刺，是对社会真实的描绘。使他怵目惊心的正是罪恶和不幸；而我们，另一世纪的艺术家，我们将描绘什么呢？我们要在死亡的思想中寻找当今人类应得的命运吗？我们要乞灵于死，作为对不义的惩罚和对痛苦的补偿吗？

不，我们不再同死打交道，而是同生打交道。我们不再相信坟墓的虚无，也不再相信勉强的遁世换来的灵魂得救；我们希望生活是美好的，因为我们希望它丰富多采。拉撒路应当离开他的粪堆，穷人也不必因财主的死而欣喜。人人都应该幸福，那么某些人的幸福也就不会成为罪恶，受到上帝的诅咒。农夫播种小麦时，应该知道他在为生的事业而劳动，他不应该为死神走在他旁边而感到快乐。最后，死亡既不应当是幸运的惩罚，也不应当是不幸的安慰。上帝既没有以死作为对生的惩罚，也没有以死作为对生的补偿；上帝既然祝福生命，坟墓就不应成为避难所，把那些得不到幸福的人都送到那儿去。

我们时代的一些艺术家，正视了他们的周围以后，热衷于描绘痛苦，贫贱和拉撒路的粪堆。这些也许属于艺术和哲学的范畴；可是，把贫困描绘得如此丑恶，如此可鄙，有时如此邪恶和如此罪恶累累，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吗？而且效果是不是像他们所期望的一样有益呢？我们不敢妄加断语。有人也许会对我们说，只要指出在“富有”这层脆弱的土地下面是个深渊，就会使为富

不仁者恐惧，正如在扮鬼跳舞^①的时代，人们给这样的财主指出敞开的墓穴，死神随时准备把他抱在自己污秽不堪的怀抱里一样。如今，我们给他指出盗贼在撬他家的门，谋杀者正在窥伺他睡着没有。我们承认不太明白怎么给他写出穷人是个苦役监逃犯和夜间的盗贼，就会使他对自已所蔑视的人性产生好感，就会使他关心他所畏惧的穷人的痛苦。在霍尔拜因和他的前人的画中，可怕的死神咬牙切齿，拉着提琴；他这个模样，并不能使恶人改邪归正，使受苦受难的人得到安慰。我们的文学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不是有点儿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一样吗？

霍尔拜因笔下的酒徒，发狂似地斟满他们的酒杯，要赶走死的念头；死神对他们隐而不见，充当着他们的斟酒人。而今日，作恶的富人要修筑工事，买枪买炮，预防雅克团^②式的暴动；艺术给那些富人指出，暴动正在暗中细密地酝酿，等待时机向现存社会发动袭击。中世纪的教会以出售免罪符来满足世上权贵的恐惧心理。当今政府却是让富人纳税，维持宪兵、狱吏、刺刀和监狱，来平息富人的不安。

阿尔伯特·丢勒、米盖朗琪罗、霍尔拜因、卡洛、戈雅^③都曾对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国家的弊端作过强有力的讽刺。这些都是不朽的作品，是具有无可否认的价值历史篇章；我们并不想否认艺术家有权探索社会的创伤，并暴露在我们的眼前；但是，除了描绘恐怖和威胁以外，现在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吗？在这种才能加上想像使之变得流行的、描写道德败坏的秘密^④的文

① 在中世纪，人们戴着雕刻的或绘画的面具，扮作各种年龄和身分的鬼，在死神带领下跳舞，隐喻人不免一死。

② 雅克团是在1358年5月28日爆发的一场农民暴动，雅克一般是对农民的称呼。

③ 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雕刻家；米盖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大画家；卡洛（1592—1632），法国画家、雕刻家；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

④ 此处指欧仁·苏（1803—1857）的小说《巴黎的秘密》和保尔·费瓦尔的小说《伦敦的秘密》。

学中，我们更喜欢那些温柔可爱的人物，而不喜欢那些使人惊心动魄的坏蛋恶棍。前者可以引导人改恶从善，后者使人心惊肉跳。恐怖不能医治自私自利，反而使它变本加厉。

我们相信，艺术的使命是一种情感和爱的使命，今日的小说应当取代人类幼稚时期的寓言和隐喻的写法，艺术家除了提供一些谨慎的缓和的方法，减轻他的描绘所引起的恐怖以外，还有一个更重大和更富有诗意的任务。他的目的应该是使人喜爱他关怀的对象，必要的话，我不责备艺术家稍稍美化这些对象。艺术不是对实际存在的现实的研究，而是对理想真实的追求。因此，《威克菲尔牧师传》这本小说比《堕落的农民》和《危险的联系》^① 更有用，更有益于身心。

读者，请原谅我写下这些想法，把它们作为序言看待吧。我要给您讲述的故事没有别的序言。这篇故事很短很简单，为此，就需要把自己关于恐怖故事的想法告诉您，事先求得谅解。

关于这个农夫，我不由自主说了这些题外话。我打算而且马上要对您讲的，正是关于一个农夫的故事。

二 耕种

我刚才带着深深的忧郁，对着霍尔拜因笔下的农夫看了很久，然后我漫步在田野里，沉思着乡村生活和农民的命运。农夫耗尽了气力和光阴，开垦这片不会轻易被人夺走丰富宝藏的土地，一天结束，这样艰苦的劳动惟一的报酬和收益是一片最黑最粗糙的面包，这实在是一件可悲哀的事。这些覆盖在土地上面的财富，这些庄稼，这些果实，这些在茂盛的草地吃得膘肥体壮的

^① 《威克菲尔牧师传》是英国作家哥尔斯密（1728—1774）的小说，属于感伤主义作品。《堕落的农民》是法国作家雷斯蒂夫·德·拉布勒东（1734—1806）的小说；《危险的联系》是法国作家拉克洛（1741—1803）的名作。

牲口，是几个人的财产和大多数人劳累与受奴役的工具。有闲者一般不爱田野、牧场、大自然的景色、能换成金钱供他挥霍的精美的牲口这些事物本身。他到乡间小住，是要换换空气，调养身体，然后回到大城市去，享受他的奴仆的劳动果实。

另一方面，庄稼人太劳累，太悲惨，对未来太忧心忡忡，无心享受乡村的美和田园生活的情趣。在他看来，金黄的田野，美丽的牧场，肥壮的牲口，也代表着成袋的金币，他只能有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入不敷出，但他每年还得装满这些该诅咒的钱袋，去满足他的主人，并获得权利，省吃俭用，悲惨地生活在主人的领地内。

然而，大自然永远是年轻、美丽和慷慨的。它把诗意和美倾注给一切在它怀抱里自由自在发展的动植物。它掌握着幸福的奥秘，没有人能从它那里夺走。掌握劳动技能、自食其力、在运用智力中汲取舒适和自由的人，也许是最幸福的人；他有时在生活中运用心灵和头脑，了解自己的事业，热爱上帝的事业。艺术家在静观和再现大自然的美的时候，也有这种乐趣；但是，具有正直和仁慈心肠的艺术家，看到繁衍在这人间乐园的人的痛苦，他的乐趣会受到扰乱。在上帝的眼睛底下，精神、心灵和手臂协力工作，这样，在上帝的仁慈和人们心灵的欢乐之间便存在一种神圣的和谐，幸福也许就在这儿。这样，寓意画家就不用画手执鞭子、在犁沟行走的既可怕又可恶的死神，而可以在农夫身旁描绘一个光彩焕发的天使，把祝福过的麦种满把播撒在冒着水气的沟垄里。

对于一个庄稼人，梦想过上甜蜜、自由、诗意、勤劳和纯朴的生活，并不是那样难以实现的，不应把这看作想入非非。“啊，庄稼汉要是了解他的幸福的话，那是真幸福啊！”维吉尔这句忧郁的充满柔情蜜意的话是一句惋惜的感叹；正像一切惋惜的感叹一样，这也是一个预言。有朝一日，农夫也会成为一个艺术家，即使不能表现美（那时这无关紧要），至少可以感受美。能不能认为，在他身上，这种对诗意的神秘直觉处在本能和模糊幻想的

状态中呢？在那些今日受到生活稍许宽裕的优惠的人们身上，以及在精神和智力的发展没有完全受到过度不幸压抑的人们身上，能让人感觉、赏识的纯粹幸福，是处在原始状态中；况且，从痛苦和劳累的胸膛里已经爆发出诗人的声音^①，那么为什么有人还说手臂的操劳和心灵的活动是相排斥的呢？这种相排斥无疑是过度劳动和极端贫困普遍造成的结果；可是，我们不能说，当人们工作有节制和有成效时，世上就只有坏工人和坏诗人了。能在诗意的情感里汲取高尚情趣的人是真正的诗人，尽管他一生都没有写过一句诗。

我这样思索着，并没发觉，由于受到野外的影响，对人的可教育性的信心在我心里加强了。我走到一块田边，农民正在那里忙着准备就要到来的播种工作。田野是广阔的，如同霍尔拜因所画的一样。景色也是开阔的，深褐色的宽阔的土地镶嵌着绿色的宽线条，在这秋天临近的时节稍稍泛红；刚下过的雨水在犁沟里留下一条条积水，太阳一照，像银丝一样闪闪发亮。这一天晴朗和煦，土地被犁刀新翻过，散发出微微的水气。在这块田的高处有一个老人，他宽阔的肩背和严肃的脸孔令人想起霍尔拜因笔下的老农，但他的衣服看不出贫困；他沉着地推扶着那古老的、由两头沉静的牛拖着犁。它们是牧场上真正的主人，毛皮浅黄，体形高大，略有点瘦，牛角很长，向下弯曲。这一对年老的劳动者，由于长年累月的习惯，结成了“兄弟”，在乡下老乡就是这样起名的；失去了其中一头，另一头会拒绝同新伙伴一起干活，最后忧郁而死。不熟悉农村的人会把牛对同套伙伴的友情看成一种寓言。请他们到牛棚来看看吧，一头瘦骨嶙峋、精疲力竭的可怜的牲口，摆动尾巴，不安地拍打瘦削的腹部，怀着恐惧和轻蔑，对放在它面前的饲料喷着响鼻，眼睛总是转向门口，蹄子刨着旁边的空位置，嗅嗅它的伙伴套过的牛轭和链子，用悲惨的唉

① 指 1840 年左右出现的无产者诗人：织工马居、鞋匠萨瓦尼安·拉潘特、泥瓦匠尔·蓬西，乔治·桑热情地支持过他们。